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類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海天出版社

目次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讀春秋編	卷一—卷二二	三九—一	宋・陳深撰
卷首		三九—一	
卷一		三九—三	
隱公		三九—一三	
卷二		三九—二五	
桓公		三九—四二	
卷三		三九—四五	
莊公		三九—六七	
卷四		三九—八一	
閔公			
卷五			
僖公			
卷六			
文公			
卷七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宣公 卷八 成公 卷九 襄公 卷一〇 昭公 卷一一 定公 卷一二 哀公 春秋本義 卷首 卷一 隱公 卷二 隱公 卷三	卷一—卷三〇	三九—九四 三九—一一〇 三九—一三四 三九—一五七 三九—一六八 三九—一七九 三九—二二七 三九—二三二 三九—二四一	元・程端學撰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隱公		三九—二五二	
卷四			
桓公			
卷五		三九—二七三	
桓公			
卷六		三九—二九一	
莊公			
卷七		三九—三〇六	
莊公			
卷八		三九—三二一	
莊公			
卷九		三九—三四〇	
閔公			
卷一〇		三九—三四七	
僖公			
卷一一		三九—三六五	
僖公			
卷一二		三九—三七九	
卷一二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僖公		三九—三九八	
卷一三			
僖公			
卷一四		三九—四一七	
文公			
卷一五		三九—四三八	
文公			
卷一六		三九—四五六	
宣公			
卷一七		三九—四七四	
宣公			
卷一八		三九—四九二	
成公			
卷一九		三九—五一六	
成公			
卷二〇		三九—五三七	
襄公			
卷二一		三九—五五五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襄公 卷二二 襄公 卷二三 襄公 卷二四 昭公 卷二五 昭公 卷二六 昭公 卷二七 定公 卷二八 定公 卷二九 哀公 卷三〇 哀公		三九一五七二 三九一五九〇 三九一六一〇 三九一六二七 三九一六四九 三九一六六六 三九一六七八 三九一六九四 三九一七〇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讀春秋編卷一至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清全齋讀春秋編目錄

卷一

隱公

卷二

桓公

卷三

莊公

卷四

閔公

卷五

僖公

卷六

文公

卷七

宣公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編
目錄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卷八

成公

卷九

襄公

卷十

昭公

卷十一

定公

卷十二

哀公

臣等謹案讀春秋編十二卷宋陳深撰深字

子微吳人入元不仕天厯間奎章閣臣以能

書薦匿不肯出是書標題以清全齋名冠其

端著夙志也其說大抵以胡氏為宗而兼采

左氏之事實夫左氏身為魯史簡冊可徵且

時代未遙言必有據非公羊穀梁傳間疑似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編
目錄

者比范甯譏其多誣蓋指神怪妖異之類耳
宋人談春秋者初則舉其義例詆以拘泥繼
乃併其事實疑為偽撰趙鵬飛諸人一唱百
和遂羣為盧仝之束高閣平心而論毋乃以
其不便臆斷而欲去其籍乎是書雖無新異
之說而獨能考據事實不為虛憍恃氣之高
論可謂篤實君子矣未可以平近忽之也乾
隆三十九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千五百六十三 經部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一

宋 陳 深 撰

春秋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

古傳曰春秋之義聖人褒善貶惡之公如天道之春生秋殺也

隱公 伯禽始受封傳世十有四而至隱公攝主

國事 隱法不尸其位曰隱

元年 己未 春王正月 元年魯隱公之始年也是為周平王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編

一

筆也夫子行夏時之志為萬世立法也周以十一月為歲首但以其朝會大事發號施令自此月始未嘗改月也夏正以寅商更以丑先一月也周以子泰以亥皆先一月也使無夫子行夏時之論一代之更必先一月何有己也周禮天官布治于正月之吉始和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可見當時不改月也經傳引證甚多別有論辨此不欲彈舉左氏以十一月為正月聖人何故加春之一字十一月謂之春可乎何聖人春冬之不知邪此必無是理也或曰夫子周人也何肯更周正朔而用夏時吁夫子不云乎知我罪我其唯春秋知我者知為立萬世百王之大法罪我者以匹夫而擅天子之權也然不曰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示正朔必出於王也其時王政不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禮樂征伐不稟命於天子而正朔之大亦國自為歷夫子持書王之一字示正朔必出於王而天下之大不可無所統也所以誅其無君之心也其意深矣遠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子公隱公魯侯爵而稱公者臣

戎盟會則從其本爵而魯獨書公蓋父母之邦先祖之

所逮事從臣子所稱之爵所以崇敬也及者與也凡盟

內為主則稱及彼來而及之也邾公羊作邾與禮記

禮弓同蓋齊人語也邾魯附庸之君不及五十里曰附

庸未賜命以為諸侯故不書爵其後儀父事齊桓以獎

王室王命以為邾子儀父邾子字也名克公羊曰稱字

褒之也褒之者豈非以其雖小國而能自立俾大國有

所屈而求之哉左氏以為公即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

蔑之盟凡盟禮殺牲飲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

加殃咎使如此牲曲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此私盟

之始春秋之所惡攝位之初而汲汲以求焉惡隱公之

私也邾今襲慶府鄒縣蔑姑蔑魯地今兗州瑕丘縣有

姑蔑城蔑公殺作昧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編

二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鄆於晚反此兵之始也鄭國

勝也鄭今鄆州新鄭縣鄆今開封府鄆陵縣鄭伯之於

弟大其封以侈其心稔其惡而待其成及逆節已露而

遂討之以力勝為事故書曰鄭伯克段克猶克敵然傳

例言得為曰克以必誅為期也左氏言段奔共非也奔

共則不書克矣蓋段之子公孫滑奔衛也厥後滑假衛

之力取康延而段無聞焉段見殺無疑矣穀梁氏曰段

弟也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賤段而甚鄭

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胡氏

曰春秋推見至隱誅鄭伯以為首惡示天下為公不

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貜 芳鳳反

室下交諸侯之始也天王周平王也周稱王春秋加天

於王之上謂王者與天同大王能體乾元剛健之德則

典禮命討豈不能奉而行之此聖筆稱天王之義其旨深矣宰周太宰也嘏名也宰而名之著其貶也來來魯也惠公隱公之考仲子宋武公女子宋姓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惠公以去年薨仲子卒之年月雖經無明文以其歸賻度之亦卒於去年也公羊氏謂惠公仲子兼之也春秋用其竊號書之以志僭亂也喪事有賻賻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賻貨財曰賻衣被曰賻天子於諸侯有賻禮所以褒有功德而序其終也天子諸侯內職備具后夫人是以妾為妻也潰亂甚矣天子賻庶妾仲子立為夫人是以妾為妻也潰亂甚矣天子賻予諸侯行之乎此春秋之所深惡也故貶其臣則君可知矣吁春秋之初聖筆首書天王以發大義雖書使宰桓來賻人之妾則失天王之道但書實事而識自見此所以為聖人之訓也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編 卷一

三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此參盟之端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九年是宗魯

宿三國共盟也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微者謂士也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始通也周官有司盟蓋盟以結信春秋書盟者惡之謂信不由中尋自敗之盟蔑盟宿不數年而伐邦伐宋安在乎盟也故春秋惡之宋今梁國睢陽縣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賤以敵微者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食邑伯爵也祭伯為王卿士來來魯也左氏曰非王命也聖筆

直書祭伯來則私來魯可知矣此春秋王臣私交之始也祭伯為王卿士非將命不出竟今無故越官而來何耶殺梁謂來者來朝也但書來而不與其朝所以明其罪也

公子益師卒

益師字眾父眾仲其後也書大夫卒以紀恩也或曰或不日因舊史也春秋因舊史

有可損而不能益也諸侯之卿必受命于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事書於此見君臣之義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胡氏傳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

邠者杜氏注陳留濟南縣有戎城潛魯地此外交于戎之始也聖筆直書公會戎于潛其貶自見春秋凡書會諸侯皆譏況會戎乎戎必其酋也不言某戎名號不與其稱以外之也然其義在貶公耳春秋於華夷之辨尤謹戎狄是膺周公也隱周公之子孫也非惟不能膺之亦不知馭之之道反與之修好既會而入盟晉而為夷矣嗚呼夫子謹嚴之訓凜然其可畏乎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編 卷一

四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今密州莒縣向杜氏注譙國龍亢縣有向城漢志向屬沛郡寰宇記應

天府穀熟縣此入國之始也莒小國也向魯邑也以莒子而書人奪其爵而貶之也莒恃兵而無所畏忌而遽入人之邑向亦無所備禦不能固其邑左氏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莒以一婦人之故擅興兵八人之國都王法所當誅也聖筆如此天下可知矣

無駭帥師入極

駭梁駭作後無駭魯司空展無駭也帥師用大衆也極小國魯之附庸此

大夫專兵之端內入之始也無駭魯卿非受命于天子為卿故削之凡大夫未爵命於天子則不氏或曰去其

族以誅之也義與入向同胡氏曰非王命而入人之國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與師而征伐不加見天王之不君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唐杜氏注高平方與縣有武唐亭今之單州魚臺縣魯

地也左氏傳戎諸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此盟戎之始也春秋書諸侯會盟皆識況不能禦戎而畏之乃致戎而與之會盟耶隱公方春與戎會固已可罪及秋而又與之盟亦甚矣書曰公及見我之所欲也其卑彰乎

九月紀裂繻須來逆女

裂繻公殺作履綸程氏胡氏從今屬青州壽光縣公羊曰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左氏曰卿為君逆也程氏曰來逆非卿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春秋左傳

五

但書歸而已裂繻紀大夫也為紀侯使來魯逆女不書使則若裂繻自逆何耶公羊氏謂婚禮不稱主人無主人自求婚之理必上有父兄主之者繻之來逆女必禮之不至禮不至而從之故書以譏之以正夫婦之禮也諸儒謂譏不親迎本公穀也然天子諸侯無妻社稷宗廟越竟以逆婦之禮必使上卿逆於其國至於所館然後親迎以入周禮不載天子諸侯親迎之禮獨記有所謂冕迎於所館故曰大婚既至冕而迎之是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婦人謂嫁同則志程氏曰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紀子帛左氏以為裂繻字也公羊作侯某伯莒子盟于密謂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之上者也

夫子口授後記者有所失也故程氏以為闕文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謂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之上者也

竊嘗攷裂繻履綸繻與綸音同義同以裂為履以帛為伯音之譌也左氏以裂繻字于帛名與字稱意必有所授豈有鑿空附會撰此字耶魯以莒入向不能無憾而莒亦不自安裂繻為紀逆女往來莒魯之間而知之紀侯既昏於魯裂繻於是道為密之盟為莒魯謀也卒之莒魯交好終隱及桓三十二年之間未嘗加兵接辦子帛之功也字而不名褒之也

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左氏以子氏為桓母故於元以為豫凶事周王在當時其君臣何如此之昏耶豈有未薨而謂之事左氏但見二年有夫人子氏薨便以為桓母故誤解經也公羊謂子氏為隱母公欲讓位不以夫人禮葬故不書葬亦非也豈有生既稱夫人死不以夫人葬之乎較梁氏以為隱之妻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程氏胡氏張氏並用其說不地夫人薨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春秋左傳

六

常處也薨上塋之聲君在不書葬者蓋婦人從夫故君生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鄭人伐衛凡師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左氏伐鄭取康延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此諸侯專征伐之始征伐天子之權也而鄭專之其罪著矣衛都朝歌今濰州黎陽縣攝人將卑師少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公羊傳曰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

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食正朔也何氏曰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何氏曰謂二日食已巳日有食之是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何氏曰謂晦日食非公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不書朔不食于朔也日有食之固有常度然王者修德行

政用賢去邪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迅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妻婦棄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故曰者人君之象日食則天變之大者也君道所大忌春秋屢書所以警戒人君當遇災而恐懼修省以塞天變也今春二月四陽方盛而食則陽不能強而陰反干陽矣故聖筆直書以為戒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也在位五十一年不名至尊也程子曰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

奔赴魯君不往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左氏作君以為聲子非也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人也其稱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一

七

尹氏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蓋古者世祿而不世官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音附此天子下求列國之始也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稱武氏見其

世官何以不稱使古者王崩嗣王當喪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以非王命故不稱使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義也平王崩魯君不奔已可罪亦不遣一介之使以供其喪及葬又不往會而桓王乃遣武氏之子來求賻墮體失政取輕天下諸侯不臣天子失道此春秋直書所以交譏之也乘馬曰贈衣余曰襚

貝玉曰含錢財曰賻四者皆弔死助喪之禮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和宋穆公也名之諸侯降于天子也外諸侯卒來告則書范氏曰內

稱公而稱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胡氏曰諸侯曰薨大夫曰卒此何以書卒諸

侯放恣上不請命聖人貶之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宋宣公舍其子而立其弟穆公又舍其嗣而歸其妹宋之亂二世實宣公啓之穆公成之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今青州臨淄縣齊魯鄭莊也春秋特相

盟不書必闕天下之故而後書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石門之盟左氏謂尋廬之盟也廬盟在春秋前廬齊地今濟北盧縣石門亦齊地也在濟南臨邑縣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以見春秋之終始鄭齊為之也春秋之初宋鄭為仇國而齊乃鄭之與國宋衛為之也齊鄭為東黨魯則徘徊於二黨之間惟利之從蓋初比於宋至艾之盟又從齊附鄭此書先齊以主之見出於齊意而鄭則從之也蓋齊僖不義而盛強鄭莊多詐而反覆二國合而列國被其禍故因其來告而特書之以志其本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一

八

癸未葬宋穆公

穆毅梁作繆程子曰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諡稱

私諡所以罪其臣子陸氏纂例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年婁

杞夏之後在周為三恪國在今開封

府雍丘縣年婁杞邑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莒夷狄代之取之至曲池之盟魯侯方與之平然年婁為莒有後年夷以邑奔魯又轉而歸魯矣此取國之始也程子曰諸侯土地有所受之莒伐其罪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穀梁曰言伐言取所甚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

梯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

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弑桓公而立程氏曰自古篡
弑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為君國人亦以為然
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
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為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
為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况弑君乎大義
既明于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
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天屬之親而反為
寇讎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
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其義非可例拘
也嗚呼衛之禍始於莊公之昏使妄上僭夫人失位
而人寵嬖人之于州吁使之主兵而當國篡弑所由作
也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莊公是也春秋
書之以為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穀梁八年傳曰不期而會曰遇杜
氏曰若道路相逢過也清衛邑濟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編

九

北東阿縣有清亭左氏傳公與宋公為會將奪宿之
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此特相
遇之始也周室微弱諸侯放恣會盟紛然又欲從簡易
以遇禮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春秋以其非王事而出
故特書以譏之也宋魯遇清後助宋以謀鄭及明年
宋國長葛於是鄭來渝平六年秋宋取長葛八年鄭遂
歸枋以結魯矣魯既歸枋於是背宋親鄭故十年會鄭
伐宋取二邑然則鄭所以歸枋者志在於求魯賈宋而
已

宋公陳侯蔡人衛州吁人伐鄭

莊列國合黨
送兵始此宋鄭

交仇始此伐宋瑒立公子馮音憑出奔鄭鄭欲納之遂
惡鄭衛州吁弑君自立將修怨於鄭求寵於諸侯以定
其位於是約宋伐鄭許以陳蔡從以中其所欲宋遂許
之四國同伐鄭衛弑逆之賊天下所當誅宋瑒蔽於欲

而與之修好同伐人絕滅天理甚矣宜乎他日
禍及其身衛主兵而先書宋誅首惡絕黨與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羽父公子翬也左傳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
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魯隱之弗許合于義也翬不以公命行其專甚矣為氏
之禍蓋兆於此由公辨之不早也再序四國同伐以
翬帥師而行故重書之聖筆簡嚴非詞之複其旨深矣
吁列國而偕弑逆之傳以伐人之國春秋所甚惡况大
夫恃強專將以助之乎宜其重言而極貶也翬不曰
公子去疾以誅之也左氏傳會以為再伐非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音卜濮陳地水名在曹衛之
間殺州吁石碣之謀也書衛人

衆辭也舉國殺之也弑逆之賊明國中人人所得討也
于濮者閭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州吁弑君自立半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編

十

載矣不謂之君而名之待以逆亂也然不能即討者以
四國連兵欲定其位石子圖之既久然後能討之則諸
侯不討賊而與賊
其罪不可勝誅矣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衛公子桓公弟也左傳衛
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有二月

宣公即位何名之而不書公子寧其無先君之命又無
王命也程氏傳書曰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衛人以晉
公子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
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泰山孫氏曰諸
侯受國乎天子非國人可得而立也衛人殺州吁而
立晉知所好惡矣聖筆書之亦傷夫亂而誅賞不出於
也天子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觀公穀並作觀左氏作天書
棠杜氏曰譏遠地也公羊曰棠

者何濟上之邑也今單州魚臺縣有魯侯觀魚臺左氏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不聽遂往陳魚而觀之程子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凡十四月賊討而後葬是以緩故書胡氏曰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從其私諡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也諡法辟土服遠曰桓桓見

秋衛師入郕 凡稱師將平師衆郕杜氏曰東平剛父縣有郕鄉今單州任城縣也左氏傳衛之亂也郕人入衛故衛師入郕衛與郕文王之子康叔封衛叔武封郕皆文之昭也衛宣因亂而為衛人迎立之後不聞立政立事以慰國人之望首以興兵修怨八人之國其暴戾甚矣書此所以著其失道也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編 卷一 十一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成也落而成之也禮無二嫡諸侯無再娶孟子既

為夫人祔惠公之廟故隱為桓母仲子別立廟廟成而祭之用樂舞也春秋因來賜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賜因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于以定夫人衆妾之分也及改舊而新用之曰初謂舊不如也蓋舊僭八佾因衆仲之對而始用六羽也然衆仲之對曰天子用八佾侯用六大夫四士二亦非周禮也公羊傳曰天子用八佾諸公六諸侯四是也六羽僭諸公也羽翟羽舞者所執人持一羽凡舞有干舞有羽舞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故獨奏文樂魯自成王賜天子禮樂祀周公故後世皆用於羣廟今仲子廟舞羽始降以六亦未為得也其後季氏舞八佾三家以雍徹上下俱僭禮矣聖筆因事書此所以定名分正典禮也

邾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宋人取郕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釋四年再見伐之恨敝邑

為道邾人以王師會之王師不書不以告也伐宋入其郭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邾人曰敝邑為道以主兵自居也故序在鄭上趙氏曰凡侵伐不書勝敗殺掠而還也春秋書人謂微者士也宋大國邾小國邾假鄭之力鄭又會王師以同伐決非微者書曰人蓋貶其以小加大不量力而窮兵以逞賤之故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侯 卒 公子彊孝公之子臧也隱公如棠觀魚僖伯諫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賢矣其卒也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吁生不能用其言沒則徒懷其賢亦何益哉

宋人伐鄭圍長葛 秋鄭與邾嘗伐宋甫冬而宋又報鄭千戈相尋何有已也此書圍之始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編 卷一 十二

也伐國不言圍邑書其重也此兼書之以其圍之久而志於必取暴師經年而後克所以著其貪暴也長葛鄭邑今潁昌府長葛縣

六年甲子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氏作渝劉氏曰蓋是字誤今從輸杜氏曰和而不盟曰

平高郵孫氏曰輸納也鄭人請和來納其平泰山孫氏曰輸者來輸誠於我平四年聲會伐鄭之怨也鄭雖怨魯四年之伐而又恐復與宋人合縱以軋已也是以不憚屈辱而來釋前憾而願平之所以離宋魯之黨也繼以納訪結魯鄭伐宋得部及防魯又取其二邑鄭以利欺魯也至十年魯偕鄭伐宋敗宋鄭之謀遠矣而魯貪其利卒墮其計中而不悟也胡氏曰平者解怨釋仇固可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得其旨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魯地杜氏曰泰山牟縣有艾山今之襲慶府

未符縣也
左氏傳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與齊不平
今方素怨結好兩國會盟始見于此故謹而日之春秋之
二年盟黃一黨也齊鄭一黨也輪平盟艾魯將折入齊
初宋魯衛一黨也齊鄭一黨也輪平盟艾魯將折入齊
矣鄭

秋七月
杜氏曰雖無事必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他皆
微此何氏曰有事不月人道正則天道定矣

冬宋人取長葛
五年冬宋人取長葛至六年冬方取之
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何

氏曰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人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
居外故書以疾之宋圍鄭邑既久鄭莊不能赴訴天

子方伯求解危難卒喪其邑是國可罪宋虐民強
取則不可勝誅書圍於前書取於後宋之惡著矣

七年
丑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媵也伯姬
為紀侯夫人叔姬待年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一
十三

於父母之國至六年乃歸紀時紀侯去國紀季以鄙入
于齊復存紀之宗社而叔姬歸于鄙紀之國侵削殆盡
所存者宗社而已叔姬不以國之存亡易其慮惟宗社
之是依全竟婦道春秋勝不當書此特變例以書之者
以其賢也

滕侯卒
杜氏注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張氏曰今徐
州滕縣禮諸侯不名死名乃常耳唯天子

廟告于諸侯不名諸侯薨赴于諸侯無不名其不名者
史闕文也春秋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九人不

書名餘並書名左氏曰凡諸侯同盟故薨則赴以名
非也不書葬魯不往會也魯為滕之宗國又鄰竟也既

赴而不往會魯君以其國小而慢忽之
聖筆存其卒闕其葬貶之意自見矣

夏城中丘
中丘杜氏注在琅邪臨沂縣東北今沂州臨
沂縣左氏曰書不時也此書城之始也

春秋書城三十六皆譏也為政以民力為重故春秋凡
有興作必書者聖人愛民力而懲僭忒也書城者完舊
也書築者
創始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趙子曰以禮通好曰聘左氏曰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此外臣來聘之始終於昭二十一年晉士鞅不書公
子而書其弟著齊僖寵愛之私也齊僖愛其弟聘魯致

女交政鄰國一使之愛之私也齊僖愛其弟聘魯致
啓年之子無知篡弑之禍聖筆特書其弟以貶年而著

後日之禍始
于僖公也

秋公伐邾
公距宋而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秋宋及鄭
平七月庚申盟于宿故公懼而伐邾以說宋

也然則邾何罪聲而伐之蔑之盟未久
而渝擅興兵為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一
十四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此周聘魯之始也凡國伯爵天子
之大夫也杜氏注汲郡共縣有凡

城今濬州黎陽之境魯隱自即位以來不修臣
職未嘗朝聘聘天子而乃遣使聘之失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言伐見其以衆杜氏註戎鳴鐘
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強競

不書凡伯敗者單師無衆非戰陣也但言以歸非執也
書楚丘責地主不能衛書以歸惡凡伯不能死位也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及凡伯聘魯而還
戎伐于楚丘以歸以歸者以之歸也凡伯必為之屈辱

隱然見於言外自王綱不舉君弱臣強夷狄陵中國侮
王室辱天子之使而上不敢加之罪方伯坐視而不問

其政刑可知矣楚丘杜氏以為衛地張氏以為今
拱州之楚丘縣漢為梁國已氏縣非衛之楚丘也

八年
寅春宋瑒公衛侯遇于垂
左氏傳齊侯將平宋
衛有會期宋公以幣

辛亥宿男卒

不名史失之也魯雖同盟以其微國不往會故不書葬

秋七月庚午宋

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瓦屋周地齊侯

尊宋故序齊上此諸侯參盟之始也故謹而日之齊

從其請而令之與盟三國既質于神以示明信當息民

又明年魯齊鄭遂伐宋其視盟誓為何物人心世變

至此盟豈足恃也

聖筆直書其事不待貶而自見矣

八月葬蔡宣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卒書侯而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杜氏注紀邑或曰莒地

二年及宋人盟于宿不書公內之微者與宋之微者盟

也此書公及公與莒之微者盟也較梁皆以及者內為

志有汲汲之意公以國君之尊屈體而與下國之大夫

盟特書公及言非莒人之敢敵諸侯益公自欲之所以

具大夫與莒于盟

莒嘗入向與魯有隙後紀與魯婚令

而與之盟莒固可

罪魯能無媿乎

螟

螟蟲害稼書以紀災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公羊傳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

間也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春秋非諸侯卿大夫不書卒無

駭大夫也卒國當書而名之者以其首及亂陪帥師入

極其罪不可勝誅故去族以貶之耳杜氏以未賜族

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于大丘大丘即垂也杜註垂衛

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遇蓋簡禮相見以謀事也

特相遇不書此書宋衛將以為參盟也宋衛本無隙而

與鄭為仇今欲求成於齊故相見以謀之耳此二君素

相與者而凡屋之盟齊方與馬則平齊可知也非齊

將平宋衛於鄭也私交以植黨與亦春秋之所惡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

杜氏注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

以罪鄭伯也枋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天

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鄭宣王母弟故賜

此湯沐之邑其餘則否邑近魯鄭前此來輸平以言請

之矣未入地至是來歸枋成王賜周公許田以為朝宿

之邑地近鄭鄭莊以天子不巡狩魯亦不朝欲以枋易

許各取其近故先歸枋未言易也鄭伯恐魯以周公別

廟為疑故云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皆遷解以求魯

鄭莊不憚委棄先祖所受王邑與魯將以合黨締交卒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編

使魯隱問宋於齊成敗

宋入許之計又終得許田鄭莊

之桀黠不可勝誅也書曰鄭伯使宛來歸枋見非魯

求而魯受之具均一也

庚寅我入枋

師氏曰稱入者猶入人之國非所當入矣

也劉氏曰未有言我入者其日我入何枋非我有也何

言枋非我有王者割諸侯之地有常鄭不得以與人魯

不得以取諸人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蔡宣公卒蔡桓侯封人立

亦所以謹終辨實使邦君之名謚可考而不至於混淆

爾諸侯告終則必稱嗣以赴自具告先君之終則已紀

錄於列國之史矣非特同盟朝會聘告之有證也